

歷史與空間

聆聽「明昌晨鐘」

沒有鐘聲的城市是寂寞的。毫無疑問，愈來愈多的城市被喧囂和噪雜所裹挾，鐘聲淹沒在密集的樓林和歲月的霧靄中。

前些日子，一外地朋友來濟南遊玩，他向我提及明昌鐘，饒有興趣地說：「這是齊魯第一鐘」，並拿出拍的照片給我看，瞬間勾起我的一些回憶。每年春節，很多市民都會來到大明湖畔的明昌鐘亭，撞鐘祈福，迎接新年。小時候，我每年都會跟着父親去玩兒，覺得撞鐘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外面天寒地凍，但覺不到冷，跟着大人學，蹣跚腳、搓搓手，呼口熱氣，滿心滿眼都溢出歡喜來。

在縣西巷北口、大明湖南岸，可見一處青石建成的台基，台基長寬各20米，這是明昌鐘樓的遺址。而明昌鐘樓位於大明湖北岸南豐祠，明昌鐘高2.4米，鐘口直徑1.8米，重約8噸。鐘身鑄有八卦圖案，頂部有龍形鐘鈕。迎接春節撞鐘時，鐘上繫有一根紅絲帶，市民站立兩排，一起拉動起碗口粗細的木製鐘繩撞向碩大的鐘體，傳出「咚咚咚」的聲音。

一口大鐘，一段歷史。明昌鐘的由來是這樣的：北宋末年，金兵侵犯京師閉封，濟南一個姓劉的僧人為了報效國家，率領數千民眾赴京勤王。他的義舉為百姓所敬重，決定在明昌年間集資治鐵，鑄造萬斤巨鐘，以志景仰。古時便有暮鼓晨鐘之說，以鼓勵「萬家之眾，勤勉作業，朝夕聞鴻音於星月之下」，所以命名為「明昌晨鐘」。

那個時期，鐘樓建於城內開元寺裡，大鐘鑄成後，安放在這座名利古寺中。然，明初洪武年間，山東按察司由青州遷至濟南，佔據濟南府署為衙，濟南府署只好另尋治所。緊接着，開元寺遷往佛慧山半山。當時，周圍老百姓的生活被鐘聲所侵擾，請命濟南知府陳修移走大鐘，陳修召集章丘、鄒平兩縣二百餘民夫，「木瓦石塹，悉皆備。旬月，鐘樓建成，去府治僅一里，與鼓樓峙立。樓用康和尚院舊地，築台三層，上立棟宇四級，葺舊殿若干楹，移梵王相，改名鎮安院。」隨後改為鐘樓寺，並將大鐘移到此地。

鐘樓為「磚台三層，上建四級樓閣，雕樑畫棟，飛簷聳脊，紅柱花檣，氣勢宏偉」，樓南上懸掛着「悠然見南山」的金字匾額。與之相對的鼓樓，按照古代「左鐘右鼓」的說法，居寺廟的東南方向。

一座鐘樓，幾多滄桑。後來，鐘樓寺遭遇諸多變遷：先是明成化年間，修建了大雄寶殿、藏經樓；到了嘉靖21年，鐘樓寺改作為湖南書院、至道書院，像詩人范炯所說：「康和尚院建鐘樓，清夜聞聲警梵修。佛地改為文學地，大鳴小扣更風流。」

書聲改成佛號，迴盪着浪漫的遐想。

明萬曆年間，書院易作提學道衙署；到了清代的康熙年間，經過重修，升道為院，稱為提督學院，掌管全盛秀才的選考、歲試，貢生選拔和教職考核。但依然是「未幾而樓歸然，步簷周流，長廊四起，高覽遐矚，山水人物、城郭邑居之盛，鱗次紛湧於眉睫間。樓與鼓樓對峙，洪鐘在具，考擊相應，於以辨日夜之候，嚴啟閉之節，亦都會所宜也。」辛亥革命後，改為山東省財政廳，解放後改為山東省機械廳，後來，又成為宿舍或公司駐地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這裡還有鐘樓亭子和大鐘，聽老濟南說，每逢大年三十在家吃餃子時，便能聽到悠悠的鐘聲。

「晨鐘暮鼓，聲聞四鄉，尤為湖山增色，萬家繁情，誠府城之寶器也。」鐘聲，不僅是流動的旋律，也是那個年代的壯麗景觀。大雪覆地，銀裝素裹，空靈清穎，純潔悠然；而響徹大地的鐘聲，雄渾樸厚，激越人心，帶着金屬的音色，含着天地的哲理，在天地之間迴盪，映射出一片湖光熾濤；鐘聲翻個觔斗，又破窗而入，進入千家萬戶，成為吉祥的象徵。

歷經巨變，鐘樓已經不見蹤影，只保留了鐘樓樓基和大鐘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明昌大鐘遷至明湖北岸的晏公台鐘亭，濟南名士徐北文為此撰寫書聯：「金鐘鳴處蛙聲靜，璧月升時客夢清。」一方書聯，讀出城市的變遷，品出歷史的變遷，見證鐘聲所帶來的福祉——鐘樓寺、鐘樓、大鐘，他們飽經世態滄桑，歷經人間冷暖，像是在蒲團上打坐的老者，承載的是歲月的智慧和生命的本質。聆聽鐘聲，你會覺得心靈漸潔，生命莊嚴。

不同情境，鐘聲擁有不同的情致：一首《楓橋夜泊》，記錄的是張繼的傷感心曲，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，身在異鄉，秋冷心寒，月光死寂，漁火旋滅，船家和漁人睡去，唯有他醒着，眼簾沉重都合不上。那個不朽的夜晚，那個失敗的落榜者，成為影響後世的精神事件，鐘聲是一種符號；一闕《曉夢》，流轉出詞人李清照的粉色心思，「曉夢隨疏鐘，飄然躡雲霞。因緣安期生，邂逅萼綠花」，飄飄然，惘惘然，於仙骨神韻中尋求精神的超脫，鐘聲是一種道具；一曲《清平樂》，寄托辛棄疾的愛國之心和北伐之志，「平生塞北江南，歸來華髮蒼顏。布被秋宵夢覺，眼前萬里江山。」不見鐘聲，卻時刻縈繞，溶化為心情標點，鐘聲是一種慰藉；一首《歸輞川作》，見證着詩人王維的古典心跳，「谷口疏鐘動，漁樵惟覺



■明昌晨鐘。

網上圖片

稀。悠然遠山暮，獨向白雲歸」，鐘聲是宗教意象。

聆聽「明昌晨鐘」，因為那份濃濃的鄉愁，我的情感變得纏綿而濃稠起來。佇足大明湖畔，我常常陷入沉思中：昔日的記憶，已成為浮雲，而鐘樓上傳出的鐘聲，卻時時相伴，相隨，相融，浸入到生活的肌理中去。鐘聲，是停頓，是積澱，是靜悟，是思考，也是昇華和揚棄。

閱讀張中行先生的《桑榆瑣話》，他筆下的洋教頭羅伯特，溫德令我記憶猶新。他一輩子孤家寡人，在美國居住期間，屋裡的床上放着個大鐵磬。他曾向聞一多介紹：「夜裡睡不着覺時，抱起磬，打着，聽它的音樂。」張中行覺得這是佛家的方法，和他養花、寫生、音樂會、飼養狐狸很是相似，是一種精神寄託。

同樣，明昌晨鐘也應成為一座城的精神寄託。我最青睞冬日的午後，漫步在大明湖南岸，遊人三兩，景色明淨，遠望湖面，身心恬適，湖面上的飛鳥，像水墨畫中的走筆，可愛逗人，給人以肅然遐想。今日的「明昌晨鐘」，為「大明湖八大景區」之第二大景區，進入景區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枕湖樓，向東走是正誼廣場，廣場往東便是鐘樓寺鐘樓台基遺址。仰望明昌鐘亭，遙想大鐘的歷史，不覺間，徒生身心的安寧和生命的肅穆。

——是遠離都市喧囂的清醒，是橫渡慾望之海的節制，也是跨越精神迷障的超然。「萬籟此俱寂，但餘鐘磬音」，能有一個這樣清淨的地方，供我們自我觀照和安放靈魂，是難能可貴的；哪怕一年中，鐘聲只是偶爾響起，那也是美好的提醒和嚴正的昭示：

一段歷史，一場夢境。我恍若聽到，鐘聲在高空迴盪，隨即，綻放出蓬蓬勃勃的花朵，馥郁心房。

■雪 櫻

書若蟬蛻

■葉 輝

抗藥性與進化

人類有了抗生素，細菌和病毒很快便產生了抗藥性，哥倫比亞大學醫學教授哈羅德尼魯（Harold Neu）在發表於1992年的《抗生素抗藥性危機》一文指出：「減少抗藥性的責任，在於沒有適應病症而濫用抗生素的醫生和要求用抗生素的病人。」責任其實也在於醫藥工業唯利是圖，往往為了大量推銷而鼓勵不當的濫用。《我們為什麼生病》一書指出，由於「自然選擇」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壓力，醫學界非得重視「抗藥性危機」不可。

「抗藥性危機」的研究和討論，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大多數人的權益，為什麼只有少數人願意認真面對？那是現代醫藥工業已經演變成一門大生意，成為利益攸關的跨國企業，藥廠和藥物供應商接連暴露出各種商標、品質監控上的問題，尤其值得深思。

《我們為什麼生病》指出：「從免疫流行病學的角度看，一次流行病可能使人類群體發生巨大變化。」流行病患者在康復之後，都可能對「再感染」得以免疫，因為他們帶有大量新增的淋巴細胞，可製造抗體；此書又指出：「成年人對兒童期傳染病的免疫力，諸如流行性腮腺炎和麻疹等，並不取決於人類基因庫的改變，而取決於個體抗體濃度的變化。」微小的病原是一種生存優勢：它們的數量非常巨大——人體帶有細菌細胞的數量，大約比地球的總人口量還要多。

人體被病原所煩擾，正是細菌和病毒對人體所觸發的各種反應——嘔吐、咳嗽、嘔吐和腹瀉：「在感染的某個時期，這種排出對宿主和病原都是有利的，宿主因減少了攻擊組織的病原而得益，病原體因增加了機會找到別的宿主而得到好處。」此場「雙贏遊戲」的結果，「就是人體暫時還算健康，但是易感的個體被感染。比如霍亂菌釋放的一種化學物質，可使腸道吸收的液體減少，引起大量像水一樣的腹瀉，在沒有公共衛生設施的地方，這就能夠有效地擴散，從而形成一次流行病。」

人體被病原調理的狀況不可一概而論，有時人體完全聽任寄生蟲的調理；有時人體能夠完全抵制調理；更多的時候，是一種折衷的解決：「這種矛盾的每一個例子，多半都是處在進化過程中的暫時平衡，有着比較一致的結局。矛盾常常是以對抗雙方中勝利者獲利較多的條件得以解決。如果打噴嚏兩次，對驅逐感冒病毒來說，應當是更加理想，但是病毒找到新的宿主的機會也增加了一倍。」在這場不公平競賽中，病毒始終是贏家。

可以想像，人體的病原微生物的數量勢必加速進化，並維持在與當前環境互相適應的水平。在災難性的流行病過程中，人群可以在幾個月內，演化出對這種傳染病稍微提高一點的抵抗力。「歐洲病」在極短時間內殺害九成美洲土著，倖存的一成是進化了，有了較強的抵抗力，但這抵抗力得來倒是相當慘烈的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人生（四十三）



今天是過去的累積。如果累積了知識和財富，那麼，今天的基礎便穩了。如果累積的是壞習慣和負債，那麼，今天就不美了。

同樣，今天是明天的基石，沒有好的今天，也不能有好的明天。

沙上寫字是徒勞
雪地留痕亦無用
踏實足跡莫停步
一生走出美前路

素仲並書
甲午元月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

浮城誌

■星 池

無悔

夜幕低垂，步出劇院，回味方才觀賞的演出，放在錢包內的門票，遠超一張小紙的分量。戲劇藝術源於生活，捕捉當中的某一點，以創作者的看法切入，於舞台呈現出來。劇院內，演者與觀眾，身處同一時空，同步呼吸，感受悲喜，直接而赤裸，產生一種特有的魅力。現今香港，從不缺優秀表演及傑出的劇場工作者，總能感受到他們的堅持和熱忱，無奈戲劇尚未成為主流的娛樂活動。

憶及曾收聽電台節目，擔任嘉賓的舞台劇演員說道，每場演出也是新生命。縱場地對白走位沒變，舞台上演不出會出現相同的時刻。台前幕後每一員，竭盡全力，期盼別令自己後悔。人生亦然，難再重複，時間悄然逝去，永不復回。

此時，默然前行，恍若聽見二零一五年的腳步聲，迎面而來，提醒二零一四年任務完成。觀賞演出後，愛沉澱感受，以自身經歷來思考，撰寫

屬於自己的觀後感。若果，台上的演員，經過排練及演出，從而更了解自我，那麼，當我反思並撰文，亦是審視自己的一種經驗。在高處眺望去年，兩手如何握緊，亦無法實在地留住半秒，猶幸，十指尚可在鍵盤上翻翩起舞，徐疾有致，能回頭俯拾曾寫的文字，過往記錄的段段人事和感受。

送舊迎新，路尚遙遠，未見盡頭。前瞻之前，徐徐回首，踏過多少泥濘崎嶇小徑，吸取經驗教訓，勿使沾上塵垢的一雙鞋子，重蹈覆轍。毋忘寒風凜凜，總伴在身旁，使景色變得風光明媚的人們，彌足珍貴，溫暖心坎。

為這一年揮筆畫下句號，難以傲然說道是完美無憾。相聚或分離，羈縻或展笑，倦怠或振奮，機智或冒失，苦澀或甜蜜，順道或逆風，涼夜或麗日，是對或是錯，即使如何，面對自己，至少，心安理得，認真活過，無悔便可。

來鴻

■安立志

走進魔鬼城（下）

置身魔鬼城，眼前的城堡，如同大自然的迷宮，讓人驚嘆之餘不免生出幾分敬畏。一座座亦真亦假，如實似幻，若即若離的雕像，沉浸在死寂的灰黃色背景中，依稀彷彿，撲朔迷離。然而，在這靜謐的世界裡，卻洋溢着萬千氣象、浩大氣勢。那雅丹的迷宮似乎在輕輕移動，那自然的造物似乎被賦予生命……

天各一方的遊人們，戴墨鏡、佩紗罩，捂得嚴嚴實實，彷彿來自阿拉伯世界。人們置身雅丹地質公園，目不暇接，驚嘆不已。進入魔鬼城，不知人們會否想到重慶的豐都鬼城？北魏酈道元筆下的龍城，在西去不遠的羅布泊（古稱蒲昌海），「龍城，故姜賴之墟，胡之大國也。……法其崖岸，余溜風吹，稍成龍形，西面向海，因名龍城。」「魔鬼城」的說法，緣於他如下的記述，「霧起雲浮，寡見星日，少禽，多鬼怪。」（《水經注》卷二）於是，羅布泊地區就有了多座魔鬼城。不過，當地人稱，進入雅丹地質公園，且不說那些沙阜，「長」的如鬼似神，如狼似虎，一旦遇到沙漠風暴，溝壑中的狂風，咆哮着，嘯叫着，遮天蔽日，飛沙走石，鬼哭神號，狼奔豕突（可惜這裡並無真的動物），好似魍魎擋路，如同邪祟纏身，人們很難走出險境。這就是「魔鬼城」的來歷。

黑色的是戈壁，黃色的是沙漠。造物主是慷慨的，在戈壁與沙漠之間，遍佈地質公園的是奇異的、怪誕的、象形的、異變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如同沙漠裡的海市蜃樓，整個魔鬼城沉浮其中。公路右側就是「金獅迎賓」，附近的幾座沙丘，有的說像外星飛碟，有的說像巡洋艦。人們在灰黑色的沙灘上奔跑、拍照。車行的前方，大約是西北方向，天際飄來幾片烏雲，掩蔽了太陽，陽光透過雲層，如同無數把利刃，直直地刺向蒼茫的戈壁。當地人憑經驗提醒遊客，要起風了。果不其然，車輛剛剛到達「獅身人面」，先行下車的人們，立刻感受到沙漠陣風的威力，狂風捲着「街巷」的細沙，如同朔風吹着雪沫，掠過地面，捲在空中，打在臉上，隱隱作痛。唐代詩人岑參描寫過這種沙漠狂風，「走馬川行雪海邊，平沙莽莽黃入天。輪台九月風夜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隨風滿地石亂走。」我們一行所遇，遠非沙漠中的狂風，即使如此，也只能側臉奔跑，以防沙粒打臉，同時保護着相機，防止細沙侵入。

風漸漸弱下來，大巴車到達「孔雀」景區。夕陽西下，給魔鬼城抹上一縷金黃，然後又變成一片桔紅，金碧輝煌，絢麗多姿。座座雅丹，如同大雄寶殿的塑像，隱現出幾分神秘、幾分莊嚴。值得一提的是「西海艦隊」景區，據說由一位軍委領導親自命名。將軍稱，我國海軍有北海、東海、南海艦隊，唯獨沒有西海艦隊，這片景區就叫「西海艦隊」吧！真是盤古開天的傑作，整個景區，如同戰時的波斯灣，戰艦雲集，整裝待發，航空母艦、驅逐艦、護衛艦、潛



■魔鬼城

網上圖片

艇……好像航母戰鬥群，在茫茫的沙漠之中，在桔紅色的晚霞裡，劈波斬浪，揚帆遠航！

太陽終於墜入羅布泊低低的雲層裡，查看手機此刻的照片記錄：2014年8月25日20：18。夜幕降臨了，車輛返回住處，興奮、疲憊之餘，晚餐也吃得分外香。不知誰喊了一聲「看星星去」，大家扔下啤酒杯，跑到門外。大漠的夜空，具有極高的透明度，仰望天宇，銀河縱列，北斗橫陳，滿天繁星，偶爾一粒流星滑過，短暫的美麗瞬息而逝。團友們乾脆躺在空曠的土地上，一面仰望天上的星星議論着牛郎織女的傳說，一面回憶兒時在父輩指點下仰臉數星星的故事，一面歎息身在都市常年霧霾難得藍天白雲的無奈。

一覺醒來，大家早早行動，乘車去看大漠日出。沉沉夜色中的「魔鬼」們，似乎尚未甦醒，靜靜地沉睡在大漠深處，保持着永遠的沉默與不變的站姿，任憑陽光的照射，風沙的侵襲，這一站就站了千萬年！魔鬼城的一溝一壑，如同歲月的年輪，深深昭示着它的悠遠與古老！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我漫步在魔鬼城的戈壁灘上，端詳着每一座原始而又精緻的雅丹，彷彿可以聽到它心臟的律動，渾厚而蒼涼！

東方漸漸露出一絲微光，地平線上的雲紗正被染紅。天際的色彩漸次變得豐富多彩——青灰、暗紫、淡紅、金黃……大漠在寧靜和肅穆中等待。一點紅焰跳出地平線，迅速驅散夜色，時值北京時間：8月26日7點10分。剎那間，半個火球點燃了稀薄的雲紗，桔紅的、金黃的光芒，給那些沉睡的魔鬼們披上了五彩的霓裳羽衣。沙漠日出從不拖泥帶水，人們未及欣賞金鳥的內容，它便射出耀眼的光芒，讓人不敢直視。這就是魔鬼城的日出，這就是大戈壁的日出——短暫而輝煌。於是詩云：

雅丹地貌開鴻蒙，駭目驚心造化功。
捲地黃沙塑社稷，嘯天黑壘塑邊城。
似船似艦匠心最，如虎如獅鬼斧工。
數星夜臥涼州地，穿越時空魔鬼城。